

新书推荐

1911年,美国地质学家罗林·钱伯林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都江堰小镇上戏台与相机相遇的照片。本书以此为切入点,整体回溯了《国家地理》杂志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国的报道。

《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
罗安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作者探讨既在“现实”之外又在“现实”之中的元宇宙的本质,以及量子物理是如何从根本上晃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现实”可能比我们之前所理解的更为复杂和神奇。

《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
吴冠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6月出版

本书围绕明朝大将熊廷弼之死,记录了其跌宕起伏的17年官场人生,以及晚明的边防形势和政治斗争。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剖析,还原了大明危如累卵却无以自救的迟暮困局。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唐元鹏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大约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背负医疗债务。医药行业如何从为弱势群体谋福利的行业,衍变成一座巨大的生意场?作者游历美国各地,为我们揭开谜底。

《代价高昂的健康:美国卫生保健怎么了、怎么办?》
[美]马蒂·马卡里 著
潘驿峰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作为图书馆馆长的作者横跨3000年的历史记录和资料,介绍了从泥板到云数据存储时代的知识受难史,探讨了知识保存的现状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焚书:知识的受难史》
[英]理查德·奥文登 著
刘佳明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书人茶话

大自然一直在悄悄地爱着我们

徐海清

花草是否可能救人一命?生物多样性有多重要?为什么要保护好森林,尤其是巨型森林?这些也许都是日常、并非十分深奥的问题。然而,对一种现象的了解不等于能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之,只有理解了它发生、存在的原理、内在逻辑,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之。笔者读了三本科普译著,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体会和理解园艺、绿植与人类身心健康、社会发展的关系,惊叹于生物力量的神奇,提升了亲近大自然的自觉。

《神奇生物的力量:大自然如何悄悄爱人类》
[挪威]安妮·斯韦德鲁普-蒂格松 著 陈雅涵 译
文汇出版社出版

研究所科学顾问、著有多部科普畅销书的女科学家安妮·斯韦德鲁普-蒂格松的《神奇生物的力量:大自然如何悄悄爱人类》中“宅人——自然与健康”一节,提及2008年英国的《每日邮报》有一篇文章就1926年曾祖父开始的四人中八岁儿童拥有的户外活动的“权利”做了对比,结论是每况愈下;成年人大多数也过着“宅人”生活。远离大自然会导致我们生病。反之,经常与土壤、植物和动物接触,有助于建立免疫系统。长期活跃在绿色环境中还是防治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措施。

“食源食物的野生近缘种正在衰退”,其中五分之一濒临灭绝,而人类本可利用这些“野生近缘种”培育出更为强健的作物。

科普书的诗意与哲理

当下,科普著作叙事在遵循学科细分与多学科融合的同时,大多十分注重话语的文学化、诗意和哲理性,这在三本书中不乏其例。

如《花草草救了我》描述病人不得不面对巨大伤痛,而花园的象征寓意起着重要治愈作用时写道:“果园里被截掉树梢的老甜栗树总是引得她的病人津津乐道,他们有时会说要爬到粗大的树桩上,想象自己坐在那儿,周围簇拥着重新生长起来的树枝。这些截头树是活生生的存活象征。它们遭受了砍伐,经历了挫折,却找到了继续生长的办法。这些受伤的军人也一样,他们也必须设法让自己修复、成长。”

《神奇生物的力量:大自然如何悄悄爱人类》在说明荷叶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的原因前先描写了出水莲花:“它的茎挺立出水面,把叶子和淡粉色的花朵举到雨中,离水面半米。这创造出一个个水中文本的童话森林……落在荷叶和荷花上的雨滴,只是反弹开来。它们亮闪闪的银色球一样在叶子上翩翩起舞。”作者赞美红杉属的物种经由紫杉醇成为抗癌良药,给许多人带来了新生命,紧接着深情地设问:“如果我们能保护好它们,这世上的红杉还会在我们耳边低声倾吐多少秘密呢?”字里行间流淌着泪水的诗意与爱。

《地球之肺与人类未来》强调护林的紧迫性时写道:失去这个地球上完好无损的巨型森林,数百万种生命形态会消失,“而人类则会成为一支更加整齐划一的两足动物大军,在一块越来越死气沉沉的岩石上狂欢。”“植树是一种神行行为,是一种给予生命、确认亲属关系的祈祷仪式,它让人们立即切实地扮演起看护人、家长和守护者的角色。”这不是哲思、有震撼力的醒世箴言。

对这样的表述,受众乐于入眼,易于入脑,在常识基础上,轻松地由感性的体验上升到理性的认知,这也是优秀科普著作带给我们的阅读愉悦感之所在。

好书过眼

“让你玩三天!”

姚峥华

芳嘉园离大雅宝胡同近,王世襄有时候拿一个明代竹根蛤蟆给黄永玉看,生动精彩之处是伸得很长的那只蛤蟆脚!“明朝的,让你玩三天!”

又一次拿来半片发黄的竹节:“玩三天!明朝的。”上头什么都没有,半点儿好玩之处都没有,黄永玉看都不想看,赶紧收起来,以便三天后妥妥当当地还给他。这是黄永玉全新散文集《还有谁谁谁》里边写的。

王世襄。

王世襄是什么样的呢?黄永玉和王世襄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投缘的。从不识到相识到熟识,有一个过程。

“我常去芳嘉园拜见光字先生……这时候西屋走廊进来一个大个子,土头土脑不说话,把手里捏着的一本蓝色封面线装书交给光字先生:‘刚弄好的,你看看!’张先生瞄瞄封面,顺手放在桌上:‘好,下午我找时间看。谢谢!’书就这样放在桌上,就在我眼前,我顺手取过来看看:《探录》,还没看清,那人从我手上一把抽了过去,抽过去你猜怎么样?从容地放回桌上昂然而去。”

“噢!那意思照我凤凰人揣摩:‘你狗日的不配看我的书!’趁他回转身的时候,顺手拿一样硬东西照他后脑来一下是讲得过去的。”

这是黄永玉初见王世襄时的第一印象。他心里真想照王世襄后脑勺来那么一下,但终究没有。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黄永玉又去探望张光字。“屋里已坐了一些人,还有那位上次失礼的人也在;看见我,马上起身转走走了。”怎么回事啊?我们以前认识吗?结过怨吗?

如果说第一次是偶然,那第二次当如何解释?黄永玉真是气极了。

接着,“(王世襄)转来了。手里捏着本那同样的书:‘失礼之至!对不起!我王世襄,你黄永玉!请欣赏《探录》,请欣赏。’”

事情一下子反转了,“没有想到阴云闪电过后的晴天来得这么快。他就是王世襄!好家伙!从此之后我们就经常来往了。”

这是黄永玉的《只此一家王世襄》。撰写时间2021年7月15日。此时黄永玉97岁。

如此雄健笔力,让人“啧啧”。

再过一年,98岁的黄永玉继续写。这次写郑振铎,很有意思。

“有一次悲鸿先生对郑先生说:‘只要你承认《八十七神仙卷》是吴道子手笔,我把它捐给故宫!’郑振铎先生说:‘捐不捐不要紧,它不是吴道子画的!’”黄永玉点评:“两位文化界起承转合大人物的对话,再过二十来年,快一百年了,多慷慨威武。”

这篇《郑振铎先生》写于2022年12月8日。距黄永玉去世的2023年6月13日只有五个多月。

如此思想清明,让人“啧啧”“啧啧”。14人,14篇,集成《还有谁谁谁》,都是作者创作于2022年-2023年。在2023年正月十五所写的序里,黄永玉说:“今天是祭正月十五,等一下还会有不少朋友来吃晚饭,这一吃,就算是跟壬寅年再见了。手边还有十来篇写过的文章,性质像《比我老的老头》。起个名字,干脆叫做:《还有谁谁谁》。”

谁,指的是人,还有未知。是一个敞开的命题,没有时间、地域甚至人物等限制。像极了黄先生一生的坦荡不羁。文章都是大白话,貌似想说啥,就啥,随处大白话,于平坦见崎岖,余味耐品。

黄先生笔下的“人”,是木刻家的作品,一刀下去,鬼神神工,堪当范文。来,不信试之,“让你玩三天!”

园艺疗愈下的长寿奇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及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打了近一年的海战与陆战,极为惨烈。1915年春,英法16艘战舰初探达达尼尔海峡。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一艘潜艇在海峡搁浅,大部分士兵被俘送进了“劳动营”。相信一战史著述都会对这次大规模战役有所述评,但不知有否对这批被俘士兵的下落花些笔墨。孰料百余年后,当年一名战俘的外孙在其科普著作《花草草救了我》中讲述了外祖父的传奇经历:他从海路逃出劳动营,在海上漂泊,靠饮水生存,最终获救并在英国医疗船上得到初步治疗。当他经陆路回到老家与未婚妻团聚时,原先精壮的小伙体重量仅30多公斤,体检诊断他只能活几个月。幸有未婚妻不离不弃地照料,几个月后是保住了,但战俘营经历留下的恐惧心理却如影随形。能否好好活下去,是个严峻的问题。不久,他参加了一个园艺课程,后来夫妻俩买了一块地,种植花卉蔬菜,养猪养鸡养蜂。他竟又健康地活了50多年,长寿的奇迹被认为是得益于园艺与农活、走进大自然疗愈的结果。

《花草草救了我》一书曾入围英国自然与旅行写作最高奖——温赖特文学奖。作者苏·斯图尔特-史密斯,是医生出身的精神病学家,热衷于园艺的心理治疗师。

一般情况下,园艺并非与救命相关,书中讲述的各式各种故事,更多是说明园艺可以疗愈精神创伤。如纽约园艺学会与纽约市惩教局、教育局有一个合作项目,计划每年为400名男女提供园艺栽培和照顾植物的机会,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动力,使他们在离开里

《地球之肺与人类未来》
[美]约翰·里德 [美]托马斯·洛夫乔伊 著
王志彤 译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性的活动造福于下一代所带来的体验,这里是指后者。精神病学家乔治·维兰特在《优雅地老去》一书中写道:应对生活带来的逆境,主要途径之一是有“繁殖感”,要有各种“创意游戏”。方法很多,园艺无疑是其中之一。

作者把园艺演绎为一门“时空医学”:户外活动有助于拓展心灵空间,植物生长周期可以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花园给了你一个受保护的物理空间,有助于增强你的心理空间感;花园也给了你一份平静,因此你可以聆听自己的心声。”

1950年代以降,新型特效药的使用改变了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新建医院户外绿地变得很少了。在作者看来,城市生活破坏人们健康的一面,首先表现为焦虑症和抑郁症带来的危害。她引用上世纪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荣格的一个说法:现代生活中人们饱受“无根之痛”,因为城市居民不再有机会与大地连接。

到户外去,也是《地球之肺与人类未来》倡导的理念。该书作者,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经济学家约翰·里德和被誉为“生物多样性之父”的环保主义者托马斯·洛夫乔伊写道:常常到户外去,哪怕只是找一片叶子,看看它的“叶脉三角”,也会让你心驰神往。有些树木,即使是一小簇,“也能释放出单萜类物质来帮你减压,降低你的血压和心率……”(单萜类化合物具有令人愉快的气味,是精油的主要成分)。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教授、挪威自然

人类的食之源和大“药房”

蒂格松指出:人类“都被编织进了大自然的经纬之中”,“没有大自然来支撑我们,我们的文明就会衰落”。在植物范围内怎样解析如此宏大的题目呢?

首先,人类所食大部分属于植物界,牛羊吃草的茎和叶,而我们吃草的后代——种子。植物还是其他所有生命的基础,“人类不能基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例如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我们吃的食物”,而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将它们合成为有机分子。

人类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还得益于植物是一个“货源充足”的无比硕大的“药房”。蒂格松这本2021年面世的著作,及时地让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创制的新型抗疟药物青蒿素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提取青蒿素的物种其中文学名为黄花蒿,屠呦呦及其团队在长期研究中,不仅发现了黄花蒿这种植物“含有有趣的活性成分”,更关键的是,他们发明了“从这种植物中提取活性物质的重要技巧”。

其次,蒂格松从物种多样性角度进一步讲述了植物作为人类食之源这个显而易见却被常常忽视的事实。地球上至少有五万种植物可以食用(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可供药用),但人类历史上被培育成食物来源的(仅约7000种;时至今日,作为食物来源的植物只剩一二百种,而且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植物更是少几种——60%来自水稻、玉米、小麦。这可不是值得乐观的趋势:完整的生态系统及其原生动物的多样性能减少传染病的传播范围,但现在在许多有利于净化环境或可为人类医药开发利用和食用的生物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神奇生物的力量:大自然如何悄悄爱人类》
[挪威]安妮·斯韦德鲁普-蒂格松 著 陈雅涵 译
文汇出版社出版

《地球之肺与人类未来》
[美]约翰·里德 [美]托马斯·洛夫乔伊 著
王志彤 译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一味书屋

《空中花园:追踪一座扑朔迷离的世界奇迹》
[英]斯蒂芬妮·达利 著
萧语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追寻空中花园在地球上的痕迹

闻明

“世界奇观”联系在一起。在后者更为精确的叙述里,当时给花园供水的装置是一种螺旋扬水水泵。

应该怎样评估现存的古典史料?如何判断它们所描述的细节是出于真实所见还是艺术虚构?尤其考虑到当时的文学家们普遍具有一种“希腊化”的修辞风格倾向——他们擅长于美化或改动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1854年,考古学家在著名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之孙阿舒尔巴尼拔位于尼尼微的北宫遗址内发现了一块浮雕板,这个发现为“空中花园为尼布甲尼撒二世修建”的说法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新观点。作者在后记中总结说,她无意通过这本书中的结论撼动教科书上的答案,只是想通过第一手考古材料(浮雕板、楔形文字记录,以及水泵及运河遗迹)为历史添加另一种可能。这块浮雕板被发现之初便令考古学家眼前一亮,因为它所呈现的画面细节,与古典作家们描绘的空中花园特征基本一致。但那时人们仍然认为空中花园在巴比伦。多年以后自己在开办讲座时,也无法说出什么值得一提的见解。

可能也正是一因一无所知的缘故,促使作者时常回到考古现场,试图用第一手资料还原当时情况。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与罗马文献中就有关于巴比伦国存在七个奇妙之地的记录,空中花园是这七处奇妙之地当中最东边的那个。根据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约瑟夫斯的流传甚广的记录,空中花园为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建造。在比他更早期的作家,两位西西里人迪奥多鲁斯和斯特拉博的作品中第一次将“巴比伦花园”与

大英博物馆的原始摹本 IV77 也许部分解释了这个问题。同样与作家们所描述的细节高度相符,而这块浮雕也同样来自尼尼微,它被发现时在辛那赫里布的西南宫附近。

当你手上拥有两幅原始浮雕板的图案,它们与流传下来的文字细节高度相符,而这两块浮雕板全部出土于尼尼微而不是巴比伦,这个时候结论明显开始有了另一种新的可能性。它激励着作者寻找新的证据。由于在文学作品中描述花园的供水系统是一种青铜铸造的螺旋扬水水泵,在公元前那个时期是否真有这种扬水水泵就成为那个关键的问题。现在一般认为是阿基米德发明了这种结构的扬水水泵,但作者的观点认为各民族在有意无意之间抢夺发明权,把重要的人冠以各种头衔,巧妙地镶嵌在历史故事之中。而根据一篇不知名的亚述文献记载,国王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用青铜铸造了扬水螺旋泵。

在公元前7世纪,提升水源的方法不多。既然文学作品中描写空中花园需要这类螺旋泵灌溉,那么证明当时可以制造这种螺旋泵,而且真的可操作就成为关键。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黏土模型柱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点。辛那赫里布使用了一种全新的青铜铸造方法,他非常自豪,命人刻在了这根柱上。这篇文章形象地向人们介绍这种技艺,并使“将水从一个平面传输到另一个平面”的方法成为可能。通过翻译得知,辛那赫里布的灵感或许来自棕榈树叶,而经由复原试验可以证明,一个铸件分为两个模具,铸造成为一个整体是可行的。更重

要的是,螺旋柱的设计理念在那时早已被应用到各个领域。

1935年,当辛那赫里布时期在尼尼微附近建造的运河、堰堤、暗渠、大坝和桥梁式渡渠被发现时,答案似乎更近了一步。作者用两块出土的浮雕板、一篇楔形文字文章、一套相关的青铜铸造工艺,与流传下来的文字作品相互印证,得出尼尼微的无名花园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这一结论。现在这些大型水利工程遗迹也表明引水进入城市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系统规划。它的水源之一,便是为了这座皇家花园提供的水。那时的科技已经可以跨越山谷输水,通过城市周边的四套运河系统,以及隐藏在杰尔万山谷中的渡渠组成了一整套方案。这一切均建造于公元前7世纪,它如此宏伟,以至于途经此处的亚历山大大帝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叹。

早在阅读之前留下的文献时,考古学家便怀疑是否真实需要如此精细的工程来满足城市的实际需要?在考察了官方留下的诸多铭文之后,考古学家们认为,国王辛那赫里布会亲自投入到这项工程当中,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与作为原初造物主的诸神站在一起。而这花园,隐喻着一种对大众的布施,对百姓的普惠,对万民的福祉。

辛那赫里布在自己的统治初期便有志于建造一座神话般的宫殿,并在其旁边建造一座非凡的花园。这座花园被布置在了宫殿旁边,通过浮雕板画面的还原,我们现在知道这座花园被人工抬升了地平面,以渡渠、螺旋式扬水水泵、人工湖和排水系统等组成多层次供水体系

以保障植物的存活。通过展示花园里植物的种类,代表了国王对外征服的广度。权威如此令人信服,野生动物与外来植物都屈从于君主的控制,而对水的降服则更加令人骄傲,赋予生命,抵御死亡。水令万物生机勃勃、郁郁葱葱。降服了水就等于创造世界,重现神迹。

当日的辛那赫里布也曾多次站在花园中欣赏美景,户外饮酒,欣赏音乐,与哲学家散步畅谈。落日余晖映照下的是大帝王的志得意满。只是随后他被自己的一个儿子谋杀。公元前612年随着敌军的到来,尼尼微被彻底摧毁和洗劫。从此王朝灯火将熄,暗夜将至。衰败之际,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花园大部分遗迹仍有可能保留下来,并被使用、维护了很长时间。或许黑暗笼罩四野,但历史中的某些因缘仍会以自己的轨迹进行下去,犹如设法点燃一盏明灯。

政权随处瓦解,城市延续千年。文学作品依旧夸称,但考古学可以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作者在这本书中罗列了一些新的证据,通过逻辑串联证明所谓古代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很有可能即是她笔下的由辛那赫里布所建造的尼尼微宫殿花园。而在她之后,宫殿与花园的一体式设计为后帝王所继承,所有伟大的建造者都认同这一理念。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亚述国王创造了一项真正的神迹。

今日我们回溯历史,千年犹如一瞬之间。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痕迹只有薄薄一层。在公元前7世纪,一位帝王建造了一座花园,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从那薄薄一层中感受那份相逢的喜悦与激动。

《还有谁谁谁》
黄永玉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